

“80后”冯骥才： 没有年龄感 但有紧迫感(中)

切”来形容自己与天津的感情，“我的一生都在天津。我从未离开过天津，天津对于我绝非仅仅是出生地和居住地。天津给了我生命的一切，人生的一切；我不会只是使用它，做它的过客。”

回首自己与天津这片土地非同一般的情缘，冯骥才先生说他的四部长篇小说和一百来部中短篇小说，写的都是天津，“还有大量散文、随笔、电视文学剧本。我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从天津开始，我保护了天津很多的历史建筑、历史街区，五大道民园体育场、老城中心的鼓楼十字街、估衣街，

太多了。我带着我的团队，给天津众多的非遗做档案，给传承人做口述史，把一件一件的非遗送到了国家名录。我一生中做过两件比较长的工作。一个是在天津文联，我干了26年。一个是在天大，已有20年了。我来这两个地方都有一个特点，都是先盖了一座楼，再进去干事。天津文联的工作关系到一个城市文化的传承、发展、提高。天津大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现代大学，能为这个城市的文化工作是幸福的。”

在冯骥才先生看来，只要你热爱自己的城市，不需要别人去告诉你怎么做，你

自然想要为它做些什么，“没人让我做，我自己想做。”谈及和天津的深切关系，冯先生感慨万千，“有一次我跟一些天津文化人在鼓楼那边相聚，热烘烘讨论应该为天津做点什么。聊完天，有人拿来一个大宣纸本子让我写几个字，我乘兴写了一首《沽上歌》，算不上诗，就是四句动情的话：‘生我养我地，未了不了情，世上千般好，最美是天津。’”

冯先生表示，关于天津，还有很多有滋味、有意味的话题，比如一个知识分子跟自己土地的关系，还有跟土地、故土、故人、家园之间的一种情怀、生活、责任等，“我觉得这些是很大很深刻的话题，故而，我不希望简单过一个80岁生日，穿着唐装等着大伙儿都来拜寿。我希望这一天是一种研讨，是一次思考，希望大家借我生日的平台，思考一下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城市的关系，想一想我们应该为它再做点什么。我想给参加研讨的学者们以启发，当然也很想学者们能给我以启发。最好的思想都是被启发出来的。”

**如果再给我20年
仍然会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**

研讨会上首发的十卷本的《冯骥才文化遗产保护文库》让冯骥才先生说自己有一种“收获的充实”，“260万字，大概得有一二十斤重，我现在在这个岁数搬起来都有点吃力了。这部书里面没有我的小说，都是文化遗产抢救的文字，里头却放着我20多年的光阴，而且是我人生中最好的长长的20多年的时光。”

曾有人问冯骥才先生，如果人生重新再来一次的话，他还会不会把20多年的时光用于做文化遗产保护，还是愿意做这些在大江南北来回奔波、充满艰辛，又没有钱的事儿？“他问我是不是还会满腔热情地做这种事？说20多年的时间我至少可以写10到20部长篇小说吧。我说，你把中华民族多元灿烂的，同时又在商业化、娱乐化的时代里受到各种威胁、渐渐消亡的文化，和我自己的个人作品放在一起，比较一下哪个更重要？你一定会认为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更重要。那么，如果再给我20年，我仍然会把这些时光放进去。所以我钦佩学苑出版社有这样的眼光，知道《冯骥才文化遗产保护文库》这部书留下的不只是我

个人，而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足迹，我们的思考，我们的先觉，我们的困难，我们的追求，我们的价值观。所以他们帮助我出版了这部书，我深深感谢他们。”

中国作为全世界非遗体量最大的文明古国，在非遗保护实践和理论研究上一直处于国际前沿。但因非遗学的学科体系尚未建成，非遗专业只能“绕道”其他一级学科招生，在非遗急需大量专业人员进行科学保护的当下，这无疑制约了中国非遗保护事业乃至文化事业的发展。天津大学于去年10月获批设立全国首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交叉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，首批硕士研究生的入学，对于中国非遗事业意义重大，因此备受各界瞩目。

冯骥才先生表示，自己感受到了来自天津大学的温暖，“我在天大这些年做了很多事，比如非遗学科的设立。为什么能做到？它自然离不开天大给我的支持。如果深究一下就会知道，支持不是轻易就能做到的，支持的后面是理解。精神上、思想上、理论上，只有他真正理解你要做什么、为什么，理解你做这件事情的必要性、重要性、深刻性，他的支



**【鲁迅文学奖】
冯骥才《俗世奇人》**